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種

王雲五主編

宋元學案

(二十)

黃宗義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新竹高中圖書館



00010752

萬有文庫

第一輯第二卷五種

王雲五
編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元學案

(二十)

黃宗義著

國學基本叢書

010752

宋元學案

卷四十八

晦翁學案表

朱熹	子塾	孫鑑
章壽子 延平白水齋	子塾	
溪屏山門人 元城龜山遜	子在	曾孫 浚
氏武夷豫章 再傳		從孫 洪範 別見介軒學案
陳水明道伊 川三傳	蔡元定	別爲西山蔡氏學案
安定泰山濂 溪四傳	黃榦	別爲勉齋學案
	李燾	
	張洽	並爲滄洲諸儒學案
	輔廣	別爲潛庵學案
	輔萬	別見潛庵學案

陳道

別爲木鐘學案

葉味道

別見木鐘學案

杜煜

杜知仁

並爲南湖學案

蔡淵

蔡沆

並見西山蔡氏學案

蔡沈

別爲九峯學案

陳淳

別爲北溪學案

陳易

別見北溪學案

廖德明

李方子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余元一

趙師恕

並見勉齋學案

趙崇憲

趙崇度 並見玉山學案

趙蕃

宋之源

劉黼

許子春 並見清江學案

彭龜年

趙善佐

張巽

潘友端

胡大時 並見鐵籠諸儒學案

王瀚

王洽

詹儀之

李大同

周介

鄒補之

黃謙

王介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呂喬年

別見東萊學案

高松

別見止齋學案

傅定

別見說齋學案

舒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傅夢泉

孫應時

諸葛千能

周良

包揚

包約

包遜

石斗文

石宗昭

喻仲可

趙師葳

趙師雍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又一百五十五人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私樓鑰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吳柔勝 子淵

父 □ 子潛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陳續 子 □ 孫 □

柴中行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魏了翁 別爲鏡山學案

詹初 別見魁齋學案

蔡和

別見北溪學案

李道傳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李大有

別見東萊學案

謝夢先

別見木鐘學案

陳均

趙汝騰

孫必昌

陳仁伯

陳旅 別見草廬學案

方鎔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趙復

別見魯齋學案

余季芳

別見介軒學案

俞浙

黃奇孫

別見潛庵學案

熊朋來

子太古

俞琰

王都中

別見魯齋學案

並朱學續傳

張栻 別爲南軒學案

呂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趙汝愚 別見玉山學案

趙汝諤

韓元言 別見和靖學案

潘時 別見元城學案

方表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張杰 別見玉山學案

石塾 杜煜

杜知仁 並爲南湖學案

何鎬

並晦翁講友

項安世

黃樞仲

陳景思

並晦翁學侶

趙不息

孫汝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孫汝讜 別見水心學案

劉靖之

並爲清江學案

劉光祖 別爲邱劉諸儒學案

並晦翁同調

晦翁學案

祖望謹案楊文靖公四傳而得朱子。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然善讀朱子之書者。正當徧求諸家。以收去短集長之益。若墨守而屏棄一切焉。則非朱子之學也。述晦翁學案。梓材案朱子學案本稱紫陽。謝山序錄定爲晦翁學案。又案諸儒學派。自龜山而豫章爲一傳。自豫章而延平爲再傳。自延平而朱子爲三傳。序錄謂文靖四傳而得朱子。蓋統四先生言之。其實朱子本師劉白水。爲龜山門人。亦祇再傳耳。

延平門人楊胡再傳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韋齋先生松。第進士。歷官司勳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忤秦檜去國。行誼爲學者所師。嘗爲閩延平尤溪縣尉。建炎四年罷官。寓尤溪城外毓秀峯下之鄭氏草堂。先生先生自幼穎悟。五歲讀孝經。卽題曰。不若是非人也。年十八。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泉州同安主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婦女之爲僧道者。士思其教。民懷其德。不忍其去。至五考而後罷。二十八年。請嶽祠。二十九年。以陳康伯薦召。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所以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俟數年之後。國富兵強。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之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源之地。亦在于朝廷而已。隆興元年。復召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其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先生武學博士。待次歸。乾道元年。趣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復請祠歸。三年。劉公珙在樞府。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公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孝宗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二年。除祕書郎。力辭。乃主管武夷山。

沖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全活甚多。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
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
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
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傳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
密謀議。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于功利之卑說。不樂
莊士之讜言。而安于私讒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交通貨賂。
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
之門。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孝宗讀之大怒。宰相趙雄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
愈甚。則人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孝宗以爲然。乃除
先生提舉江西常平茶鹽。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會浙東大饑。改提舉浙東。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
德任人之說。次言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而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邪佞充塞。貨賂
公行。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無所得。而願乃獨受其弊。孝宗爲動容。先生拜命。即日單車就道。
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
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
收籙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
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

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尙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先生。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疏詆程學。且以沮先生。淮又擢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攘棄勿用。蓋指先生也。十年。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以楊公萬里薦。除提點江西刑獄。十五年。淮罷相。周相必大奏趣先生之任。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無乃燕閒螻蟻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于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先生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孝宗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會觀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尙在。先生力以爲言。孝宗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爾。先生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奉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劾先生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孝宗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先生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孝宗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先生。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先生辭免。太常博士葉適疏與栗辯。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會胡晉

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除先生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先生又辭。始先生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陛下所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切乎。所以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稱職者鮮。而又時使邪佞。僂薄闕尤。庸妄之輩。參其間。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嬉狎奇袤。雜進之言。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友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若用公明剛正之人。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輒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官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是以紀綱不正于上。風俗頹弊于下。大率習爲輒美。依阿。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

較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禁錮之。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于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以備它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曷嘗聞其能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中外承風。誠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于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以付軍中。使自什伍以上。保稱材武。陛下以爲公薦。可以得人。而豈知其論價輸餞。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于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本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孝宗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嘗病經界不行。會朝論欲行汀漳泉三州經界。先生乃訪事宜上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先生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命拜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先生。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

不合反爲累耳。先生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先生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忠定汝愚首薦先生，及陳傅良、除煥、章閣待制講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正。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于逆順名實之際。臣願陛下盡負罪引慝之誠，致溫清定省之禮，而人倫正大本立矣。時論者以寧宗未還大內，恐名體不正而疑議生，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至數百間，欲徙居之。先生奏疏言此必有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上帝震怒，災異數出，不當與此大役。以咄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阡于死亡之際，怨望忿切，以生他變。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罷修葺東宮之役，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使粗可居。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鞭馬前者，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凡號令弛張，人才進退，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校量，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義，而無所疑于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下，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而宗社生靈皆蒙福矣。疏入不報。然寧宗亦未有怒先生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寧宗亦開懷容納。先生又奏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三綱不明，千有餘年。壽皇聖帝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問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遠康豫，不能躬就喪。

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遂用漆紗淺黃之服。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禘廟。議宗廟迭毀之制。自太祖首建僖順翼宣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僖祖于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忠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尙書鄭僑欲且就宣祖而禘孝宗。先生以爲神宗得禮之正。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其廟制以辯。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開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憂其害政。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忠定袖還御筆。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先生。臺諫爭留不可。樓宣獻鑰與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駟封章交上。先生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初。忠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寧宗言。又數以手書啓忠定。勿使得預朝政。忠定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忠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先生始以廟議自勦。不計以疾再乞休致。詔依舊祕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先生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先生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先生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歷同安簿。知南康軍。提舉浙東常平茶鹽。知漳州。潭州。凡五任。九考。及經筵纒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

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于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先生去國。侂
冑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南軒之徒。所禮及爲諫
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
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先生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先生趙汝愚。劉光祖徐誼等。
前日之僞黨。至此而又變爲逆黨。卽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
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于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先生。方是時。士之繩趨
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
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先生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
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冑有讎連。勸侂冑勿爲已甚。侂冑意亦慚悔。先生旣沒。將葬。言者謂
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
學禁稍弛。二年。詔先生以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冑死。詔賜先生遺表恩澤。諡曰文。尋贈
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先生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
年十四。章齋公病亟。嘗屬先生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
死。汝往事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先生之學。旣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愿
中先生老矣。嘗從學于羅仲素先生。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
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全體大用。兼綜條貫。表裏精粗。交底于極。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

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其于百家之支。二氏之誕。不憚深辯而力闢之。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書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辯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于世。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紹定末。祕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溫公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程明道伊川及先生七子列于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理宗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先生從祀孔廟。元至正二年。封章齋公。爲獻靖公。明洪武初。詔以先生之書立于學宮。天下學者咸宗之。嘉靖中。祀稱先儒。朱子章齋公從祀。聖祠。先生墓在崇安之九峯山下。子三。塾。塾在。皆賢。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今新安考亭。各世襲博士一員。

百家謹案。紫陽以章齋爲父。延平白水屏山籍溪爲師。南軒東萊諸君子爲友。其傳道切磻之人。俱非夫人之所易妬也。稟穎敏之資。用辛苦之力。嘗自言曰。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脚便跌下去。可見先生用功之苦矣。而又孜孜不肯一刻放鬆。其爲學也。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博極羣書。自經史著述而外。凡夫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學。無不涉獵而講究也。其爲開世之鉅儒。復何言哉。

中和說一自注云。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下篇同此。

與張敬夫曰。人自有生。卽有知證。事至物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于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

然也。然聖人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邪？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于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息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矣。夫豈別有一物，限于一時，拘于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

劉蕺山曰：說得大意已足，豈不是限于一時，拘于一處，但有覺處，不可便謂之已發，此覺性原自渾然，原自寂然。

中和說二

答張敬夫曰：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備側見得大本達道底影像，便執認以爲是了。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而無寬裕雍容之氣，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乃在于此道邇求遠，亦可笑矣。

劉蕺山曰：這知覺又有箇主宰處，正是天命之性，統體大本達道者，端的端的。

中和說三

答張敬夫曰：近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蓋人之一

身知覺運動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所以主于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于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致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因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乎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其見天地之心也。及其發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則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則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

中和說四

答湖南諸公曰。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嘗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于此。不可不審也。

劉蕺山曰。畢竟求之未發之中。歸之主靜一路。然較濂溪爲少落邊際。蓋朱子最不喜偏僻說道理。故已見得後。仍做鈍根工夫。○此朱子特參中庸奧指以明道也。第一書先見得天地間一段發育流行。

之機。無一息之停待。乃天命之本然。而實有所謂未發者存乎其間。卽已發處。窺未發。絕無彼此先後之可言者也。第二書則以前日所見爲儻侗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爲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是則所謂性也。第三書又以前日所見爲未盡。而反求之于心。以性情爲一心之蘊。心有動靜而中和之理見焉。故中和只是一理。一處便是仁。卽向所謂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然求仁工夫。只是一敬。心無動靜。敬無動靜也。最後一書。又以工夫多用。在已發爲未是。而專求之涵養一路。歸之未發之中。云合而觀之。第一書言道體也。第二書言性體也。第三書合性于心。言工夫也。第四書言工夫之究竟處也。見解一層進一層。工夫一節換一節。孔孟而後。幾見小心窮理如朱子者。愚按朱子之學。本之李延平。由羅豫章而楊龜山。而程子。而周子。自周子有主靜立極之說。傳之二程。其後羅李二先生專教人默坐澄心。看喜怒哀樂之未發時。作何氣象。朱子初從延平遊。固嘗服膺其說。已而又參以程子主敬之說。靜字爲稍偏。不復理會。迨其晚年。深悔平日用功。未免疏于本領。致有辜負此翁之語。固已深信延平立教之無弊。而學人向上一機。必于此而取則矣。湖南答問。誠不知出於何時。考之原集。皆載在敬夫次第往復之後。經輾轉折證。而後有此定論。則朱子生平學力之淺深。固于此窺其一斑。而其卒傳延平心印。以得與于斯文。又當不出此書之外無疑矣。夫主靜一語。單提直入。惟許濂溪自開門戶。而後人往往從依傍而入。其流弊便不可言。幸而得亦如短販。然本薄利奢。叩其中藏。可盡也。朱子不輕信師傳。而必遠尋伊洛以折衷之。而後有以要其至。乃所爲善學濂溪者。

百家謹案中和舊說序。先生自敍幼從學延平。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

學往問之亦未省退而沈思謂人自嬰兒至老死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耳後忽自疑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性情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平正明白如此

觀心說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邪爲二邪爲主邪爲客邪爲命物者邪爲命于物者邪此亦不待教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于前而倚于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緇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

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于前，身在與而心倚于衡，是果何理也？邪？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訖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于斯耶？

仁說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徧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

殺身成仁。則以欲甚于生。惡甚于死。而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願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間。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于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蹙。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于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于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以此而論仁哉。因並記其語作仁說。

百家謹案。浙本誤以南軒先生仁說爲先生仁說。而以先生仁說爲序。今正之。

語要

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著。或問理在先。氣在後。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卻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

姜定庵曰。畢竟理從氣而見。說不得理在先。

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卻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卽太極之體也。動卽太極之用也。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或疑靜處如何流行。曰。惟是一動一靜。所以流行。如秋冬之時。謂之不行。可乎。若謂不能流行。何以謂之靜而生陰也。觀生之一字可見。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

梓材讀案此條繫淵錄自文集答楊元範書。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麼事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雷霆電日星之屬。

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

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開闔光明。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之前。又是一箇大闔闢。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迹大滅。是謂鴻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卽舊日之土。螺蚌卽水中之物。下者卻變而爲高。柔者

卻變而爲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

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滓滓地，天之正色。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竊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維，此所以爲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爾。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卻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謂天地以生物爲心，中間欽夫以爲某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句當，只是以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于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著，遂爲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

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渣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姜定庵曰：磨得急了，急字未安，易久字如何？

問鬼神便是精氣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得到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云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一般。仁父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

先儒言口鼻之嚙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也。只說得大概。卻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于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老氏云載營魄。營是品莖之義。魄是一箇品光堅凝物事。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云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爲祟。蓋魂先散而魄尙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閒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風火尙遲。則能爲祟。蓋魂氣尙存爾。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裏不得動。又曰專氣致柔。不是守字。卻是專字。便只是專在此。全不放出。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粗了也。

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爲魂。先有魄而後有魂。故魄爲主。爲幹。

人生初間。是先有氣。既成形。是魄在先。形既生矣。神知發矣。既有形後。方有精神知覺。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數句說得好。

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爲。皆魂也。魄則不能也。今人之所以能運用。都是

魂使之爾。魂者去魄則不能也。月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爾。他本無光也。所以說哉生魄。旁死魄。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水內影。此便是魂魄之說。

或問口鼻呼吸者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曰。精氣爲物。魂乃精氣中無形迹底。淮南子云。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釋氏四大之說。亦是竊見這意思。人之一身。皮肉之類皆屬地。涕唾之類皆屬水。暖氣運動爲風。地水陰也。火風陽也。

或問氣之出入者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然則魄中復有魂。魂中復有魄邪。曰。精氣周流。充滿于一身之中。噓吸聰明及其發而易見者爾。然既周流充滿于一身之中。則鼻之知嗅。口之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有暖氣。非魂乎。推之徧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問先生嘗言體魄自是二物。然則魂氣亦爲兩物邪。曰。將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爲精粗也甚微。非若體魄之懸殊爾。問以目言之。目之輪體也。睛之明魄也。耳則何如。曰。竅卽體也。聰卽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邪。曰。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爾。月魄卽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

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

梨洲破邪論魂魄篇曰。或問醫家言心藏神。脾藏意。肝藏魂。肺藏魄。腎藏精。與志信乎。曰。非也。此以五行相配。多爲名目。其實人止有魂魄二者而已。禮記曰。魂者陽之盛也。魄者陰之盛也。延陵季子之葬。子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不言魄者。已葬故不及魄。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所謂精氣卽魄也。神與意與志皆魂之所爲也。魂魄如何分別。曰。昭昭靈靈者是魂。運動作爲者是魄。

魄依形而立。魂無形可見。故虎死眼光入地。掘之有物如石。謂之虎威。自縊之人。其下亦有如石者。猶星隕如石。皆魄也。凡戰場之燐火。陰雨之哭聲。一切爲厲者。皆魄之爲也。魂無與焉。譬之于燭。其炷是形。其焰是魄。其光明是魂。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人之生。先有魄。而後有魂也。及其死也。有魂先去。而魄尙存者。今巫祝家死後避哀之說是也。有魄已落。而魂尙未去者。如楚穆王弑成王。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中行。穆子死而視不可含。是也。然則釋氏投胎之說。有之乎。曰。有之。而不盡然也。史傳如羊叔子。讖環之事甚多。故不可謂之無。或者稟得氣厚。或者培養功深。或專心致志。透過生死凶暴之徒。性與人殊。投入異類。亦或有之。此在億兆分之中。有此一分。其餘皆隨氣而散。散有遲速。總之不能留也。釋氏執其一端。以概萬里。以爲無始以來。此魂常聚。輪迴六道。展轉無已。若是則盛衰消息。聚散有無。成虧之理。一切可以抹卻矣。試觀天下之人。尸居餘氣。精神懵懂。卽其生時。魂已欲散。焉能死後而復聚乎。且六合之內。種類不同。似人非人。地氣隔絕。禽獸之中。牛象蟻蝨。大小懸殊。有魄無魂。何所憑以爲輪迴乎。然則儒者謂聖賢凡愚。無有不散之氣。同歸于盡者。然乎否也。曰。亦非也。吾謂有聚必散者。爲愚。凡而言也。聖賢之精神長留天地。寧有散理。先儒言何曾見堯舜做鬼來。決其必散。堯舜之鬼。網維天地。豈待其現形人世。而後謂之鬼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豈無是事。而詩人億度言之邪。周公之金縢。傳說之箕尾。明以告人。凡後世之志士仁人。其過化之地。必有所存之神。猶能以仁風篤烈。拔下民之塌茸。固非依草附木之精魂。可以誣也。死而不亡。豈不信乎。或疑普天之下。無有不祭其祖先者。而謂凡愚之魂盡散。乃虛拘乎。曰。凡愚之魂散矣。而有子孫者。便是他未盡之氣。

儒者謂子孫盡其誠意。感他魂之來格。亦非也。他何曾有魂在天地間。其魂即在子孫思慕之中。此以後天追合先天。然亦甚難。故必三日齋七日戒。陰厭陽厭。又立一尸以生氣迎之。庶幾其一綫之氣。若非孝子孝孫。則亦同一散盡也。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于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通。如卜筮之類。是皆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

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爲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羶羊。皆是氣之雜糅。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託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爲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

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是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于一散。釋道所以自私其身者。便死時亦只是留其身不得。終是不甘心死。銜冤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浦城山中有一道人。常在山中燒丹。後因一日出神。乃祝其人云。七日不返時。可燒我。未滿七日。其人焚之。後其道人歸。叫罵取身。亦能于壁間寫字。但墨較淡。不久又無。嘗見張天覺有

一事亦然。鄧隱峯一事亦然。其人只管討身。隱峯曰：說底是甚麼。其人悟。謝之而去。用之間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于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根于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是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于齊。便用祭甚爽鳩氏。季荊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云：相奪予享。蓋衛侯都帝邱。夏后相亦都帝邱。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爲鱗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句芒。他更是遠。既然合當祭他。便有些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偏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間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卻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到這裏。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殺分曉了。

問鬼神之義。來教云：其是上蔡祖宗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脈矣。必大嘗讀太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于此。則其理亦命于此。

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理者。抑于何而寓邪。然吾之此身。卽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爲祖考者。蓋于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于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于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揜。此其苗脈之較然可觀者也。上蔡云。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卽是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于祭祀必立尸。其義精甚。蓋又是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庶幾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曰。所喻鬼神之說甚精密。大抵人之氣傳于子孫。猶木之氣傳于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

粹材謹案此條錄自文集答吳伯豐書。

問鬼神恐有兩樣。天地之間。二氣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爲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所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此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假鬼矣。

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或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才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註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

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點子明。大凡物事裏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的。如慈愛之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那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底。

梓材謹案。樊洲原本此下有一條。移入呂范諸儒學案。藍田傳後。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蠹。是無生意矣。然燒甚。壓木。則是甚。壓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爲附子。附子不可爲大黃。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澤。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耀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意否。曰。只看戕賊之。便彫悴。亦是義底意思。

百家謹案。泰西分人物三等。人爲萬物之首。有靈魂。動物能食色。有覺魂。草木無知。有生魂。頗諧當。或問。氣稟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爲未必皆中于理。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于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

又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爲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于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于天，才稟于氣是也。

動靜真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僞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僞善惡也。惟求靜于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于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于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又曰：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其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故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爲一？曰：不須去著貫通。本來貫通。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著處。

所見者心之理，能覺者氣之靈。

梓材匯案：此下有發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至仁則生矣。三十八字。蓋梨洲案語，然與後問覺是人之本心條心字以下同刪之。

知覺從君臣父子處，便是道心。

有道理底人心，便是道心。

饑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在道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

心與道心爲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中。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言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未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沒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這裏。不恁地困心無聞。于已發未發徹頭徹尾。都是那處。截做已發未發。如放僻邪侈。此心亦在。不可謂非心。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卻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菡萏茯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義剛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紐爾。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內。譬如建陽縣知縣。須常在衙裏。始管得這一縣也。義剛曰：然則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謂當在舍之內。而不當在舍之外邪。曰：不必如此。若言心不可在脚上。又不可在手上。只得在這些子上也。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

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儼侗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

主張要慤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心之所之謂之志。口之所之謂之時。志字從之從心。時字從之從日。如日在午時。在寅時。制字之義由此。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

百家謹案。意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其直遂不可揜。故曰誠。若經營往來。是好色有不好。惡臭有不惡之意矣。所患不誠者。謂其欺也。欺則謂人不知。而可已欺也。究之揜不善而著善。亦知人有不可欺。故揜之。又謂人能已欺。故著之。總是知不致。故不誠耳。不誠意。謂不著實去正心上用。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橫渠志公而意私。似未安。

問知與思。于人身最緊要。曰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如手相似。思是交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性只是理。情是流去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是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爾。

心性理拈著一箇。則都貫串。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何。養心莫善于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雖指理。當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存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

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仁。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便是中。無私以閒之。則公公則仁。譬如水。若些子礙。便成兩截。須是打併了障塞。便滔滔流去。

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仁是箇靜物事。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

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著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卽程先生所謂穀種之說。愛之理者。則正爲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外邊添入道理。若于此處認得仁字。卽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卻轉無交涉矣。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卻未曾有定說出。蓋此理真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直于自家身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卻包得數者。又卻分看義禮智如何。亦謂之仁。大抵于仁上見得盡。須知發于剛果處亦是仁。發于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款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直看成峯。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

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求天地生我底意。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藹乎若春陽之溫。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

或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爲私欲所勝。遇事每每著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著。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于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

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于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是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卻謂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爲春。

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體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

先生答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而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也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義。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陽屬剛。義屬陰屬柔。直卿云：只將收斂二字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斂。

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剝。義之嚴肅。卽是仁底收斂。

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

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于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爲全體。曰：然。問：肅殺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收斂。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

和沖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中心未有此氣象。問向聞先生語。吾學者五行不是相生。合下有時都有。如何。曰。此難說。然會得底。便自然不相悖。喚做一齊有也。得喚做相生也。他雖不是相生。他氣亦自相灌注。如人五臟。固不會有先後。但其灌時自有次序。久之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卻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時。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

天理之渾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卻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遽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于是別而言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侷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于是乎形。如過朝過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蓋由其中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過。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燦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燦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

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于內，則何以有是端于外。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其有是理于內。而不可輕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溯其情而逆知之爾。

梓材講案此條錄自文集答陳器之書其全篇說木鑑學案。

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得四者。今人卻爲不會曉得自家道理，只見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于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有界限而實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于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以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體無著摸處，故只可用處看，便省力爾。

梓材講案此條錄自文集答林德久書。

仁只是一箇理。理舉著，便無欠缺。但如言著仁，則都在仁上。言著誠，則都在誠上。言著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著忠信，則都在忠信上。只爲只是這箇道理，自然血脈貫通。體是這箇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

視自然如此理也。開眼看物，著耳聽聲，便是用。江西人說箇虛空底體涉事物，便喚做用。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

梓材謹案此條錄自文集滄洲精舍又論學者。

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歲月。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于義理卻生于閒事卻熟。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于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常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纔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爲學必須于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

力爾。須要公平觀理。而撒戶。屬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于避就。精察而不安于小成。此病痛皆所素共點檢者爾。

理義無窮。才知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正自非易事也。

今學者之病。所患在于。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然尤悔而已。似此皆不足道也。

聖人與理爲一。是恰好。其他以心處這理。卻是未熟。要將此心處理。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爾。

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己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可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別求妙解。

知得如此是病。卻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是一場閒話矣。騎驢覓驢。傳燈錄云。參禪有二病。一是騎驢覓驢。一是騎驢不肯下。此病皆是難醫。若解下方喚作道人。又云。不解卽心是佛。真是騎驢覓驢。

爲學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泛濫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功總閒漫。須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不難。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謂是非善惡。亦不難辨。况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

顯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便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寬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今于日用間空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卻去理會此道理。若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箇真心發見。從此便去窮理。

問：靜中常用涵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是光明廣大。自家則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則反不是。

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心。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有三頭兩緒。不勝其擾也。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

人心纔覺時便在。孟子說求放心。求字已是遲了。

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持。曰：真箇是難把持。不能得久。又被事物及閒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

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著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著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問心不能自把捉。否曰。自是如此。蓋心便能把握自家。自家卻如何把握得他。惟有以義理涵養爾。

問學者于已發處用功。此卻不枉費心。曰。存養于未發之前。則可。求中于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待已發然後用功也。問涵養于未發之初。令不善之念全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孔子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或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體認見得是善。從而保養。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

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曰。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匪僻之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處。思慮自一。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爾。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工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會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見窮理工夫互相發爾。

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后心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

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有箇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也。便是天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不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都是後來沒把鼻生底。人只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于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只要牢割定脚。與他推推到一毫去。則逐旋推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便看天理人欲之消長。何如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終始。只此一心。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又曰。天理人欲。此長彼必短。此短彼必長。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足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者尤要密察。

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非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渴飲饑食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人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會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矣。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鋼蔽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在人。互古今而不泯。隨甚如何鋼蔽。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是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砂礫中。零星逐時出來。但只于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

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與所謂私欲者。日相關敵。縱一時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欲。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如是。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旣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旣曰且晝樛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旣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于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于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這些子。存只是存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

問父母之于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也。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決審。

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不省察。若于日用間。誠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攢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乘彙不可泯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古人警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悔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恣地諛。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今說求放心。吾輩卻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卽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于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卽心致也。格物卽心格也。克己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

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是高明。但爲物欲係累。故于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損益之也。其道間學益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略當卽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閒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著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原上加功。須是持敬以靜爲主。此意須要于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著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使用簡默。意思疏闊。更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沈厚重。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便要養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點檢。且一日間。試看此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點檢。則自見矣。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于顯然過惡萌動。此卻易見易除。卻怕于近似間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

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于惡而不自知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亦能便如此也

問人之手動足履須還是都覺得始得看來不是處都是心不在後錯過了曰須是見得他合當是恁地問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只是熟後自然見得否也曰也只是隨處見得那忠信篤敬是合當如此又問近見敬齋箴中云擇地而蹈折旋蟻封遂如行步時要步步覺得他移動要之無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病痛須一一識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注腳解說道這箇是孝如事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腳解說道這箇是弟便是兩箇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勞苦有倦心之際卻須自省覺說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然義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少間安者卻容忍不安者卻依舊被私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卻悔悔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于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于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于平居靜慮所思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于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卻如此今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間思念時使自懷一箇利便于己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自于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

問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間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于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卽得其真矣。上蔡謂人須自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燕閒靜一之時。如孟子言平旦之氣。或發見于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或求文字而怡然有得。如程伊川先生所謂有讀論語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如夷子問孟子極論一本之說。遂愾然爲問而受命。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爲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爲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爲心者。旣嘗識之。則恐不肖甘心以其虛靈不昧之體。迷溺于卑污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旨趣者。大不侔矣。故某嘗竊疑覺爲大學小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曰。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

粹材謹案此下有與劉平甫書一條。移入劉胡諸儒學案。分作兩條。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卻都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物事以求靜。旣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童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于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

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一云事來則動事過則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是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于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

粹材謹案此下有李伯誠條移入滄洲語齋學案

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

或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會去看會看底就着自虛靜這箇互相發主敬存養雖說必事有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枯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

粹材謹案此條錄自文集答何叔京書

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卻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但要無邪思爾問某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于事亦兀突所以專于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把來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這物事則所謂虛靜亦是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

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底虛靜。則八窗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滓地。莫之通曉也。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才著箇要靜底意思。便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或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便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專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愈明靜矣。

問人之思慮。有正有邪。若是大段邪僻之思。都容易制。惟是許多頭無端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則莫要思量。便從覺下做工夫。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不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于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一粒白豆于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一粒黑豆于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來白豆多黑豆少。到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則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禁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隕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耐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致誠去做職業。卻不耐煩去做。須要尋箇侍門。

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躡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也，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卻不耐煩去做這工夫，只管要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攬掇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自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常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輔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

或問：先生人事之煩，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方起厭心，便不得。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著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

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閉戶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貌言視聽思極，至于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于卜筮，驗之于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面上。又如律歷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概。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閒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賢教人要博約，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物物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卻是逐一件事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只恁地了，便要通那萬事，不知如何通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義上，欲窺見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兄弟夫婦才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殺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殺多事。多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

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于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于己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個本領。卻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人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修。推而至于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

梓材議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南軒學案。

熹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遂時去了。學者須是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神。不然便散漫消索了。沒意思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存著。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嘗謂雞犬猶在外面。纔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

梓材議案此條末有因言橫渠說做工夫至說得來大段。續切八十六字。移入橫渠學案。

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

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

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欲。人性本明。如寶珠沈濁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濁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知得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著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自銷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個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卻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地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泛泛于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功。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象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

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賢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于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只是箇修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修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濟。何

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無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

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贅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夫敬者益深矣。當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是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爾。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卻是箇畏字。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揮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于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于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子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念之間。爾何難而不爲。

敬卽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卻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卽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卻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耨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卻不會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問爲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積密者。蓋緣天理流行日用之間。千頭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

有所欠缺。便于天理湊得著。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就那疏處。斂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續密處。又卻局促了。問。放開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會子也只是認這道理。常常恁地捉去。不成便恁地驚恐。學問只是要此心常存。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于聖人。衆人所以異于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

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喚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喻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于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卽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

問。持其志無暴其氣。古人在車聞鸞和。行則有佩玉。凡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今人既無此。不知何如而爲無暴。曰。此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今學者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

問夜氣平旦之氣曰。這一段其所以主卻在心。熹嘗謂只有程先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諸家解註。惟此說爲當。

梨洲師說曰。平旦之氣。卽是良心。不是良心發見于此氣也。又曰。孟子言良心。何。不指其降衷之體言。而形容平旦之氣。似落于迹象。不知此卽流行之命也。知此卽爲知命。猶之太虛。何處不是生意。然不落土則生機散漫。無所收拾。佛氏以虛無爲體。正坐不知命。

梓材謹案。此下有洪慶將歸一條。移入滄洲諸儒學案。

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說。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匪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一如他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稂。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稂也。

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爲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卻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只是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念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那不忠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其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

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爲敬。

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于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于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

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之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缺了這一件道理。不理會這一件事。便缺了這一件道理。要他底須著些精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爲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是散說要人敬。但敬便是關聚底道理。

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物物原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然格物是夢覺關。格得來是覺。格不得只是夢。誠意是善惡關。誠得來是善。誠不得只是惡。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卻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尙有些工夫。只爲天下關。須著如此點檢。

學者讀書。須是于無味處當致思焉。至于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

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

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疑漸漸解。以至融會貫通。都無所疑。方始是學。

學者要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才責效。便有憂愁底意思。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開事。不要開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讀書須是有精力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春秋于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卽氣象急迫。田地狹隘。無處著工夫也。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書。牽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則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得見古人意思。須是虛此心。將古人言語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來。却不是以意逆志。卻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思中來。終無進益。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况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

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爾將諸家說相比。並以求其是。便是有合辯處。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于解。借經以通乎理。爾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是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問力行何如。說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爲淺近。曰。他只見聖賢所爲。心下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

梓材講案此下有磨習欄一條。移入滄州諸儒學案。又方伯謨一條。移爲附錄。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謂不能使船嫌江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最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人謂齊人弱。田忌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于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儘力除。非無了此氣。這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

古人所以從事于學者。其果何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舍講學其能之哉。

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于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于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于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乎。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

粹材謹案此條錄自文集

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高說妙。便是懸空揣度。去道遠矣。近日學者論仁。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真。亦終非實得。看論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循序積習。自有所至。存養省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于敬。敬固主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

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于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驚于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爾。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于讀書考古。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

爲力行也。豈但見于孝弟忠信之所發。形于事而後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于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

粹材謹案此條錄自文集。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末有不陷于害也。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生死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于枉尺直尋。而利亦可爲與。是甚意思。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而牆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才人文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卻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曰。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

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

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于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事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固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事至于過當。便是僞。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粗心。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常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于苟賤不廉。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于其身爲不善者不入。此大者立也。

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人須有廉恥。孟子曰。恥之于人大矣哉。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錯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須論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限界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于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于貧賤。汲汲于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真見這箇道理。何富貴之足羨。而貧賤之足憂邪。

學者常常以志士不忘溝壑爲念。則道理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亦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邪。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所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于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懼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以上黎淵原本。

宗義案。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伊川正鵠也。考亭守而勿失。其議論雖多。要不出此二言。大較明道之言。故欲揚之。恐人滯。考亭之言。故欲抑之。恐人蕩。其用心則一也。然考亭之悟。畢竟在晚年。陽明

子爲朱子晚年定論。雖或有出于早年者。其大意則灼然不失也。一輩學人胸無黑白。不能貫通朱子之意。但驚怖其河漢。執朱子未定之論。不敢信孔孟。並不敢信朱氏。是豈朱子之所欲哉。

卷四十九

晦翁學案下

晦翁文集

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于書。不越于記誦調詁文辭之間。以釣聲名于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福州州學經史闡記。

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于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于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存齋記。

若如所謂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之。則又陷于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竊意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幸明告我。得以反復之。答程大綱。

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工夫也。答陳才編

如釋氏擊拳。擧拂。運水。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謂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于自私爾。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答張敬夫

邵子又謂心者。性之郭郭。乃爲近之。但其語意未免太粗。須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無病爾。所謂察識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說是也。然亦須知所謂識心。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知覺也。乃欲識此心之義理精微爾。答姜叔樞

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如此而已矣。此大學一書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國平天下爲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旨。正相南北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爲爲政邪。答江德功

文字雖不可廢。惟涵養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于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個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做一個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梓材謹案。主一所。基此下一條。移入東萊學案。

須知必有事焉。只此一句。便合見天理流行。活潑潑地。方要于此著意尋討。便窒礙了。如說先難。只此二

字已見得爲仁工夫。然于此處才有計較。便夾雜了。故才說上句。便說下句。以急救之。

來書亦于智力二字。畢竟看不破。放不下。殊不知。这正是智力中之仁義。賓中之主。鐵中之金。若苦向這裏覓道理。便落在五霸假之以下。規模裏。出身不得。孟子董子所以拔本塞源。斬釘截鐵。便是正怕後人似此拖泥帶水也。熹常語此間朋友。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潛說在甚麼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

示諭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便于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握處也。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慮。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缺一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不然。特老兄未之察爾。以謂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爾。但其用功卻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卻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爾。蓂虺以根株而愈疾。鈎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以上答呂子約。

百家謹案此內外之辯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

成一片爾。講學功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答方賓王

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間。務求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猶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個主宰。其實只是一個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是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爲判然二物也。答余正叔

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卻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覆。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答吳伯豐

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個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提提。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答潘子善

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爾不得以水瀕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

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邪。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于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燭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邪。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邪。且乾坤造化。如大洪鍾。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爾。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爲此之說。所以爲說愈多。而愈不可合也。

詳來論。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會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像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工夫。至于學問踐履。零星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爾。此其意則然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握。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卻都

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邪。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于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爾。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源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爾。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虧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爾。及其施之于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頑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于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爾。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予奪之權。皆不在己。于是奸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于此乎。以上答廖子晦。

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

卻是同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某自覺雖于義理上不敢亂說。卻于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爾。答項平父

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捉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邪。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在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

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理。自不曾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以上答劉季章

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在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使著人欲兩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玩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卻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

理于人欲汨沒之中也。若不能實下工夫，去卻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以上答樊斗南。

百家謹案：此答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別之。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胸中無事而自和樂爾，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則自得後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才方是守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卻須放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于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與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答或人。

雖至于堯舜孔子之德，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答許順之。

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者，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爾。人心道心，亦非有兩物也。答林德久。

梓材謹案：此下答嚴時亨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條，移入滄洲諸儒學案。

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道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

根。孰若培其根本而聽其枝葉之自茂邪。答呂伯恭問胡子知言疑義。

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省發。如鸞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于日用間察知之。

百家謹案勿忘勿助原是活潑潑地。鸞飛魚躍乃是自然之事。無容造作者。

或問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足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不可之機。已判然于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事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

以上答何叔京

夫道之極致。物我固爲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爲一也。正蒙之旨。誠不外是。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爲乎。恐須反復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于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于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于丈而不差。然後爲得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爲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意料鈞石。分寸未辨。而目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謬。

生所謂鈞石丈引者亦不得其真矣。此躡等妄意之蔽。世之有志于爲己之學而未知其方者。其病每如此也。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意誠至于平天下。灑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言至矣。答江彥謀
假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爾。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答甘吉甫

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爾。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卻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邪。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

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邪。若于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是無性。若有此物。卽如來論木燒爲灰。人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爲枯槁無性也。答徐子融

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色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有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並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爾。若如所謂絕無生氣。便無生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答余方叔

人生而靜。靜者固是性。然只是生字。便帶卻氣質了。但生字已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纔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卻是就人心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也。伊川所言。極本窮源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窮源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性之始終。一于善而已。不當云性之初只有善也。若如所云。則謂性之終爲有惡。可乎。性之發用。非情而何。情之初。則可謂有善而無惡爾。以上答王子合

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所謂可以爲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蓋性之與情。雖有已發未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脈貫通。初未嘗有不同也。此

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答胡伯達

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並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爲甚易而實是也。

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亦卻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正使有存養之功。亦卽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爾。以上答胡季隨。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于不善。夫其動而流于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于物而然爾。故先聖只說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卽舍。不出卽入。別無閒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爲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卻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答游誠之。

梓材謹案。此下有答嚴時亨。同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下不容說條。移入滄洲諸儒學案。

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工夫。不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答陳庸仲。所論才說存養。卽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是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

著他卽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爲之擾爾。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答孫敬甫

纔說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便與氣合了。但直指其性。則于氣中。又須見得別是一物。始得不可混並說也。答李晦叔

百家謹案性卽氣之有條理者。是非別是一物也。

至于孔孟言性之異。則其說又長。未易以片言質。然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爾。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辟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答宋深之

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爾。辦得此心。卽更掀卻臥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卻是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相豪。卻一點使不著也。答陳同甫

白鹿洞書院教條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

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身。

右接物之要。

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言之所棄。則

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附錄

先生之父章齋，建炎間爲南劍州尤溪尉，罷官待調，遷寓于隔溪鄭氏之書室。于庚戌九月十五日生先生。後人因名所近之，山曰毓秀峯。

先生幼有異稟，五歲入小學，始誦孝經，卽了其大義。書八字于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閒從羣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象，詳觀側玩，又嘗指日問章齋曰：日何所附？曰：附于天。又問天何所附？章齋異之。

章齋疾，以家事屬劉子羽，而訣于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疊，且俾先生父事之。白水以女女焉，不數年，二劉俱沒，獨事籍溪最久。

孝宗卽位，應詔上封事，首論聖學，次論金人有不共之讎，萬無可和之理，卽參以利害，亦有百害而無一利。次年趨召命，又極言之。

乾道四年，建州饑，先生請于府，貸粟散給，民多免死，社倉之法始此。

淳熙二年，呂東萊自東陽來訪，先生留止寒泉精舍月餘，商訂近思錄，饒東萊至鵝湖，陸子壽子靜，劉子澄來會，相與講辯其所聞。

六年，知南康軍，立濂溪祠，以二程配，別立五賢堂，祀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齋，復白鹿洞書院。十三年，入對上封事，次年戊申，又上封事。

紹熙元年，知漳州，刊四經四子書成。

光宗之立也。趙忠定求能通信于長信宮者。未有其人。或言韓侂胄於太皇后爲親屬。遣入白。不許。侂胄出。遇內侍關禮于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涕泣固請。太皇許之。命呼侂胄入。使諭意廟堂。其論遂定。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依託肺腑。居中用事。先生惕然爲憂。因疏寓其意。且進對面陳之。又數戒忠定。勿使預政。而忠定謂其易制。不復遠慮。先生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侂胄大怒。陰使其黨謀去先生。乃于禁中爲優戲。以焚惑上聽。及先生再申前疏。而御批與祠。先生去國矣。

慶元元年。侂胄陷趙相。以不軌竄置永州。且創僞學之名。以斥善類。先生草疏萬言。極諫奸邪蔽主之禍。白宰相之冤。諸生力諫。遂箠之。遇遜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其稿。更號遜翁。朝廷治黨人方急。趙相死于道。先生自箠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

初居崇安五夫。築書院于武夷之五曲。榜曰紫陽。識鄉關也。後築室建陽蘆峯之巔。曰雲谷。其草堂曰晦庵。自號雲谷老人。亦曰晦庵。或晦翁。晚居考亭。作精舍曰滄洲。號滄洲病叟。最後曰遜翁。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答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

張南軒與先生書曰。所與廣仲書。言語未免有少和平處。從共甫詳問。日用間事。使人歎服處固多。但其間于氣質偏處。以未能盡變乎舊。蓋自他人謂爲豪氣底事。自學者論之。亦是爭氣病痛。元晦要學顏子。卻不于此等偏處下自克之功。豈不害事。願于平時以爲細故者。作九病醫療。異時相見。當觀變化氣質之功。以下補。

又曰。聞兄行社倉。一鄉之人賴焉。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譏。兄聞之。作而曰。王介甫獨有散青苗一事是爾。

奮然欲作社會記以述此意。是則過矣。王介甫竊周官泉府之說。強貸而規取其利。逆天下之公理。而必欲其說之行。前輩辯之甚悉。其與元晦今日社會之意義則相異。固亦曉然。元晦初豈有取于介甫。特因或者之言有所激。故並介甫而是之。不自知其偏。譬之執權以稱物之輕重。初未至于偏也。或指而告之曰。此爲重。執權者主其說曰。吾猶覺此之輕也。于是復就所指之處增之使重。而其偏始甚。此雖爲一事。然因人之激而至于偏。則懼其有害爾。

又曰。又慮元晦學行爲人尊敬。眼前多出己下。平時只是箴規他人。見他人不是處多。己是處多。他人亦憚元晦。縱有所疑。不敢以請。諛言多而拂論少。所偏不加省察。則異日流弊恐不可免。

又曰。所與共甫書。似乎逆億。而少含宏感悟之意。殆有怒髮衝冠之象。理之所在。平氣而出之可也。

又曰。或問所條晰。誠恐前輩說中偏處有誤。後學不可不辯。但一二辨晰。恐未能盡。又似太費力。只舉其大者。與其條目。使人推尋之如何。

又曰。或問書未須出極力辯說。恐使輕易趨薄。

又曰。編通鑑綱目極善。以鄙見。每事更采舊史尤佳。恐通鑑亦有所闕遺。

又曰。聞刊小書版。以自助。想是用度大段逼迫。今日此道孤立。信向者鮮。若刊此文。取其贏以自助。竊恐聞者別生思維。愈無靈驗。爲貧之故。寧別作小生事不妨。此事殊于心未穩。

又曰。太極圖解。後面不必辯論。如此之多。只于綱領處拈出可也。不然。卻只是騁辯求勝。轉將精當處混汨。

又曰得伯恭書云。兄猶有傷急。不容耐處。某又恐伯恭卻有大容耐處。吾曹氣質之偏。乘間發見。誠難消化。想兄存養有道也。陸子壽兄弟如何肯相聽否。

又曰山中諸詩。其間猶時有未和平之語。此非是語病。正恐氣稟發處所偏。尚微有存。幸深察之。

又與呂伯恭書曰。濂溪自得處誠渾全。元晦持其說。句句而論。字字而解。未免流于牽強。非濂溪本意也。又曰。元晦議論商確。開終是有所思過處。

又答胡季隨書曰。秦漢以來。學道不明。士之見于事業者。固多可憾。然其間豈無嘉言善行與一事之得者。要當以致遠自期。而于人則一善之不廢。元晦名臣言行錄。編得未精細。

呂東萊與先生書曰。汪丈所謂道不同不相知。昨因其說思之。誠未允當。但詳觀來論。激揚振厲。頗乏廣大溫潤氣象。若立敵校勝負者。頗似未宏。如注中東坡字。改爲蘇軾。不知以諸公例書名。而蓋正之邪。或者因辯論有所激。而加峻邪。出于前說。固無害。出于後說。則因激增怒。于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

又曰。比聞五夫旁。近料理補助。已有端緒。不知其詳如何。頗聞豪右。開有旅拒者。或不免封倉送郡之類。此于時位。頗似侵過。恐更須于意。必兩字上點檢。伊川莊上散藥。謂只做得此等事。此意可玩也。耳目所接。疾痛凍餒。惻然動心。蓋仁之端。至于時位。則有所止。乃仁之義。莫若擇其可告語者。至誠勸率之。其不可告語者。容養而使之自發。足矣。就上增添。便成意。必自葉知根。所當加澄治之功也。

又曰。或者傳著述。探索過苦。要須放令閒暇。從容爲善。

又與陳同甫書曰。朱元晦英邁剛明。工夫就實入細。殊未可量。陸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爾。

陳龍川復先生書曰。浙閒議論。自始至末。亮並不曉一句。道之在天下。至公而已矣。屈曲瑣碎。皆私意也。有公則無私。私則不復有公。王霸可以雜用。則天理人欲可以並行矣。亮所以縷縷者。不欲更添一條。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秘書之正學也。豈好爲異說乎。不深察其心。則今可止矣。比見陳一之國錄。梓材案陳一之。當是陳益之。止齋從弟也。說張體仁太博爲門下士。每讀亮與門下書。則怒髮衝冠。以爲異說。每見亮來。則以爲異人。輒舍去不與共坐。由此言之。未能免罪于流俗。而得罪于門下士亦多矣。不止。則楚人又將錯我于市。進退維谷。可以一笑。

又跋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曰。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于天下之義理。自謂極其精微。世亦以是推之。其精深紆餘。于物情無所不致其盡。而于陰陽卜筮書畫技術。及凡世閒可動心娛目之事。皆斥去弗顧。若將澆我者。新安朱元晦論古聖賢之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入于人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趣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其不得見于世。則聖賢之命脈猶在。而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抱大不滿于秦漢以來諸君子。然而于陰陽卜筮書畫技術。皆存而信之。豈悅物而不留于物者。固若此乎。予因以見秦漢以來諸君子。猶煩新安之刮剔。而後聖賢之心事。可盡白也。

祖望謹案。同甫譏朱子多不中肯。獨此篇則朱子難以自解。

又志鏡叔因曰。朱元晦齒牙所至。噓枯吹生。天下學士大夫。往往繫其意之所向背。雖心誠不樂。而亦陽相應和。若子非不願附。而第其品級。不能高也。予亦自咎其有所不講。而未敢怨。

陸復齋與趙景明書曰。元晦論語集解已脫稿。此書必傳于世。若詩集傳中庸大學章句。則殊有未安。恐

終不能傳遠。

祖望謹案論朱子學庸章句詩傳一條黃氏蓋亦非之而愚以爲其說不爲無見。沈叔晦曰晦翁是進退用舍關時輕重者且願此老無恙。

舒廣平答袁恭安曰晦翁當世人傑地步非吾儕所及其有不合者姑置之向在新安未嘗與諸友及此後有發者能自知之後生未聞道吾儕之論一出便生輕薄心未能成人反以誤人。

葉水心序陰陽精義曰朱公元晦聽蔡季通豫卜藏穴門人裹糗行緇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以上補

黃勉齋狀其行曰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旣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于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于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于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于行者未嘗不反之于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相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于偏見不急于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于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于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于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于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于身則爲手足

耳目口鼻之用。見于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于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于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于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于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宏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處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于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者。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禮。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于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于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則郵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概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

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斯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于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燦然復明。于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于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于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注。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域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遺矣。至于一字未安。一辭未備。亦必沈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至求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于書則疑今文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于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于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于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于五代。取司馬溫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聖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彰。爲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于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于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深淺。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于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喚。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

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于空無。下者溺于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于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于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于讀書也。又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振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至于荒裔。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于人者深也。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辯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詭譎。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委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

劉剛中問黃直卿曰。先生學有淵源。羣弟子皆知之矣。比以古昔聖賢。未識到得何人地位。直卿曰。自洙泗以遠。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然則先生之學。其踵孔顏乎。直卿曰。然。

剛中退見李方子問曰先生作綱目愈于涑水通鑑殆法春秋以立綱法傳文以著目與方子曰宏綱細目實本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所以規制盡善前此未有也

謝山書朱子綱目後曰黃榦嘗謂綱目僅能成編朱子每以未及修補爲恨李方子亦有晚歲思加更定以歸詳密之語然則綱目原未成之書其同門賀善爭之以爲綱目之成朱子甫踰四十而後修書尙九種非未成者又力言朱子手著但觀朱子與趙師淵書則是書全出訥齋本之朱子者不過凡例一通餘未嘗所有筆削是左證也著述之難卽大儒不能無餘論雷同附和之徒遂以爲春秋後第一書可謂耳食苟或能成朱子之志重爲討論不可謂非功臣也但必爲蚍蜉所大駭爾

李季札曰先生遊鍾山書院見書籍中有釋氏書因而揭看先君問其中有所得否曰幸然無所得吾儒廣大精微本末備具不必他求

陳北溪序竹林精舍錄曰先生寢疾某每入臥內聽教諄諄警策無非直指病痛所在以爲所欠者下學惟當專致其下學之功而已致知必一一平實循序而進而無一物之不格力行必一一平實循序而進而無一事之不周如顏子之博約毋違求顏子之卓爾如曾子之所以爲貫毋違求曾子之所以爲一其所以痛切直截之意比之向日從容和樂之論又不同以下補

又答李貫之曰先生平日教人尊德性道問學固不偏廢而著力處卻多在道問學上江西一派只是厭煩就簡偏于尊德性上去先生力爲之挽乃確然自立一家門戶而不肯回

又答陳伯澡曰晦翁論語孟子集註及大學中庸章句或問時時修改至屬纊而後絕筆最爲精密如論

語或問著之丁酉年已高矣。然後來置之不修，未得爲成書。今細觀之時，覺有枯燥處，亦多有不穩處，亦時有失之太甚處。比之大學中庸或問，大不同。若以參訂集註之所未詳，則可矣。未可全定之，以爲定論。又答蘇德甫曰：文公表出近思錄及四子，以爲初學入道之門，使人識聖門踐逕于此，融會篇通，以作權度。去讀天下羣書，究人生萬事，非謂天下道理皆叢萃該備于此，可以向此取足，便安然兀坐持循把守，以爲聖賢焉。宋盡在此，無復他求，便可運用施爲，無往而不通。是大不然也。程子曰：須大其心，使開闊，如只孤孤單單，窄窄狹狹，去看道理，左動右礙，前觸後窒，更無長進之望矣。

祖望謹案：此段甚佳，然愚謂四子之書，道理自無不該備，特博觀事變，誠有不可以此自畫者。前此大儒如尹和靖，持守甚固，卻是不教人讀書，得此說可以揅其流弊。

又答郭子從曰：尙書先師只解得三篇，蔡仲默林子武皆有書解，聞皆各自爲一家。昨見子武中庸解，以書相參爲說，中間分章，有改易文公舊處，又見蔡伯靜易解，訓詁依本義而逐字分晰，又太細碎。及大義，則與本義不同，多涉玄妙，不脫莊列之習。直卿去年南康講乾三坤二爻義，似舉子時文態，大義殊不出，則真見之粹然者，最爲難也。

劉漫堂回湯德遠書曰：朱氏書年來盛行，立要津者多，自謂嘗登先生之門，而趣向舛錯，使人太息。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晦翁講筵，劄子貼黃，引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愚明柔強節注，謂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果于自棄，爲不仁。某因此言，惜陰愛日，義理愈探索而愈無窮，歲月逾邁，令人慨然以懼。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觀朱文公答項平甫書，尊德性道問學之說，未嘗不取陸氏之所長。

黃東發日鈔曰。六經之文皆道。秦漢以後之文。鮮復關于道。甚者害道。韓文公始復古文。而猶未必盡純于道。我朝諸儒始明古道。而又未嘗盡發于文。晦庵先生表章四書。開示後學。復作易本義。作詩傳面授。作書傳分授。作禮經疏義。且謂春秋本魯史舊文。于是明聖人正大本心。以破後世穿鑿。凡例謂周禮周公未必盡行。于是教學者非所宜先。于身事一句無預提挈網維。疏別緩急。無一不使復還古初。六經之道。賴之而昭昭乎。如揭中天之日月。其爲文也。孰大于是。宜不必復以文集爲矣。然其天才卓絕。學力闔肆。落筆成章。殆于天造。其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其窮詰邪說之隱遁。則神搜靈擊。其感慨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淒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遊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究而言之。皆此道之流行。猶化工之妙造也。以上補。

熊勿軒考亭書院記曰。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天必擬大聖大賢以當之者。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道有統。義軒邈矣。陶唐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氏歷敘道統之傳。爲帝爲王者千五百餘歲。則堯舜禹之于翼也。湯伊尹之于亳也。文武周公之于岐豐也。自是以下。爲霸爲強者二千餘歲。而所寄僅若此。儒者幾無以藉口于來世。嗚呼。微夫子六經。則五帝三王之道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于主。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篇之終。所以近聖人之居。而尙論其世者。其獨無所感乎。嗚呼。由文公以來。又百有餘歲矣。建考亭視魯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州。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祀廟庭。始錫書院額。諸生世守其學不替。龍門田侯逢辰。灼見斯道之統。有關于世運。故于此重致意焉。歲戊子。侯爲郡判官。始克修復。邑令古澶郭君瑛。又從而增闢之。乙巳。侯同知南劍郡事。道謁祠下。

顧謂諸生曰。居已完矣。其盡有所養乎。書院舊有田九十餘畝。春秋祀猶不給。侯捐田爲倡。郭君適自北來。議以克協。諸名賢之胄與邦之大夫士。翕然和之。合爲田五百畝。有奇。供祀之餘。則以給師弟子之廩。膳名曰義學田。初省府以公三世孫朱沂充書院山長。既歿。諸生請以四世孫朱椿襲其職。侯白之當路。仍增弟子員。屬其事于邑簿汪君蒙。且以書來曰。養可以粗給矣。而教之不可以無師也。謂禾猶逮前聞。俾與前貢士魏夢牛分教大小學。蓋有甚欲然者。既又屬禾記其事。其將何以爲詞。重惟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身心。則爲德行。措之國家天下。則爲事業。其體則有健順仁義中正之性。其用則有治教農禮兵刑之具。其文則有小學大學語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圖書西銘傳義及通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者學此而已。今但知誦習公之文。而體用之學。曾莫之究。其得謂之善學乎。矧曰體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于考亭也。門人蔡氏淵嘗言其晚年閒居于大本大原之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際者。蓋其喜怒哀樂之未發。蚤聞師說于延平李先生者。體驗已熟。雖其語學者。非止一端。而敬貫動靜之旨。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嗚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學。何足以窺其微哉。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略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榘。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使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嗚呼。古人爲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既無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近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蒙至治之澤乎。秦人絕學之後。六經無完書。若井田。若學校。凡古人經理人道之具。盡廢。漢猶近古。其大機已失之矣。當今治宇一統。京師首善之地。立胄學。興文教。文公四書。方爲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升之一幾乎。邵氏觀物所謂善

變之則帝王之道可興者以時考之可矣。誠能于此推原，義軒以來之統大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訓是式。古人全體大用之學，復行于天下，其不自茲始乎？今公祠以文肅黃氏，韓配舊典也。從以文節蔡氏，元定文簡劉氏，燼文忠真氏，德秀建安武夷列也。我文公體用之學，黃氏其庶幾焉。餘皆守公之道不貳，其侑公也實甚宜。公以建炎庚戌生于劍之南溪，父吏部章齋先生仕國也。公蘊經世大業，屬權奸相繼用事，鬱鬱不得展，道學爲世大禁。公與門人益務堅苦，泊如也。慶元庚申，歿于考亭。後十年庚午，疆場事起，又六十七年丙子，宋亡。公之曾孫浚，以死節著，嗚呼！大聖大賢之生，其有關於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者，豈可以淺言哉？夫子之六經，不得行于再世，而公之四書，乃得彰于當代。公之身雖黜于當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過江來，中州文獻欲盡，自左丞覃懷許公衡、倡明公學家誦其書，人尊其道。凡所以啓沃君心，栽培相業，以開治平之原者，皆公餘澤也。方侯制義學，東平袁君璧適以臬事至閩，訪求公後，表浚二子林、彬于省，長南溪建安二書院，奉章齋及公祠。又以考亭乃公舊宅，懇懇爲語諸生，小學入門之要，尤以師道不立爲憂。旣而金華陳君公舉司文，吳會爲胄學，徵藏書考尋文獻，且欲于此繼成公志，以復六經古文爲屬，誠鉅典也。而必欲有疾焉。天道循環，無往不復，欲觀周道，舍魯何適？正學一派，亟起而迓續之，則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當于此乎？在侯之功，不亦遠乎？侯世以德顯，其仕閩以化爲政，道南七書院皆其再造也。考亭西北偏有山曰雲谷，晦庵在焉，亦爲之起廢。汪君子山之麓，爲門以識之。凡公墳宅，悉從而表樹焉。庶乎知爲政之先務矣。精舍創于紹興甲寅，前堂後室制甚樸。寶慶乙酉，邑令莆陽劉克莊始闢公祠。今燕居廟則淳祐辛亥漕使眉

山史侯季溫舊構也。書院之更造，惟公手創，不敢改。棟宇門廡，煥然一新。邑士劉熙寶終始之。義學創興，宋燮黃樞首帥以聽。華恭孫葉善夫趙宗叟盱江李廷玉與有謀焉。而厚帑庾完，暨茨以迄于成，則虞子建劉實也。賢勞皆可書。時提調官總管燕山張仲儀教授三山黃文仲助田名氏，悉書石陰。後甲辰三歲，大德十一年四月朔日記。

晦翁講友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別爲南軒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忠定趙先生汝愚別見玉山學案

趙先生汝觀

趙汝觀，忠定公汝愚之從弟也。苦節講學，餘干有東山書院，先生所建，以延朱子講學。餘干學者祀朱子，以先生配。

尙書韓南澗先生元吉別見和靖學案

顯謨潘先生時別見元城學案

縣令方先生耒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縣令張先生杰別見玉山學案

知軍石克齋先生恣

石斲字子重其先新昌人大父公孺始遷臨海先生自少警悟不羣及長刻意爲學與晦庵朱子交好嘗稱其論仁之體要甚當願與長者各盡力于斯又謂心說甚善但更須收斂造約爲佳以紹興十五年進士歷四縣知南康軍卒年五十有五晦庵志其墓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沒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多賴以知嚮方陳善卿修郡乘謂里人自克齋知有洛學車若水亦云克齋石公所謂大人爲己之學深造而自得者也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數十卷文集十卷傳學者參台學源流

附錄

子重問止于至善至善乃極則否朱子答曰不然至善者本也萬善皆于此乎出

縣令何臺溪先生銘

何鎬字叔京邵武人龜津先生兌之子以父蔭爲安溪主簿與朱子爲友後調善化令未至卒學者稱臺溪先生有易論語說朱子稱其可傳參閱大紀

梓材諸案朱子爲先生墓志云予獲從之遊相好也是先生與朱子爲友之證而或以爲朱子門人

誤

晦翁學侶

龍圖項平庵先生安世

項安世字平甫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登淳熙進士除秘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先生上書切諫不報求去尋遷校書郎寧宗卽位先生應詔言當省兵及宮掖之費時朱子召至闕未幾予祠先生言朱

熹本二千里外一庶官。陛下卽位未數日，召侍經幄。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卽以內批逐之。舉朝不知所措。願留朱熹使輔聖學，不報。俄以僞黨罷。先生素善吳文定，獵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文定起帥荆渚。先生起知鄂州。淮漢師潰，以文定爲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先生權宣撫使，陞太府卿。因私忿殺文定客王度，坐免。繩以道誼之交，先生不能無遺議也。後以直龍圖閣爲湖南運判，未上用。臺章奪職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等書行于世。參史傳。

雲濠講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云：項平甫來往于朱陸之間，然未嘗偏有所師。又案謝山學案原底于徽說諸儒序錄，有項平甫三字，後定刊本抹之。

附錄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最愛項平甫。平甫齋詩云：乳澀中函天渾沌，浮筠破處玉嶙峋。

錄參黃敬齋先生樵仲

黃樵仲字道夫，龍溪人。御史預之孫，號敬齋。登淳熙第，居家每旦率子弟衣冠見家廟，退則默坐終日，飲食衣服不求鮮美。居喪三年，人未嘗見其有笑容。鄉里有爲非者，恐先生知之，朱文公守漳，禮延入學，牒云：器資渾厚，操履端方，杜門讀書，不交權利。鄉閭有識，莫不推高。若以禮請，屈居教導，必能使諸生觀感而化。有所興起，及講小學，文公每稱善。初尉永福，再調汀州，錄參，咸有善績。自書于屏云：俸薄儉亦足，官卑清自尊。有禮記解小學口義行于世。

侍郎陳先生景思

陳景思字思誠弋陽人丞相文正公康伯之孫也。用丞相恩補承奉郎。仕至朝請大夫直煥章閣遷太府卿兼夏官侍郎。先生競朗通達。而以門閥自畏。問學師友。出于嗜欲。水心客錢塘。不擇晨暮過從。爲僚于徐。夜失睡者再三。朱文公在建安。接續簡無曠時。時攻僞日峻。士重足不自保。浮薄者以時論相恐喝。先生每爲所親。正說不忌。與文公書。具言其無他。文公答曰。其然其然。韓丈于我。本無怨惡。我于韓丈。亦何嫌猜乎。所親見之意。大折道學不遂。廢先生之力爲多。參業水心集。

晦翁同調

宜簡趙先生不息

趙不息南塘之祖也。雅敬朱子。云某恨見公晚。自見公從始至末。無一語爲無益。以是敬之。今觀其行。尤合。因上疏請用之。又乞賜南軒張子謚。累官大宗正。封崇國公。謚宜簡。補

粹材謹案先生名當從宋史宗室傳作不息。其字仁仲。惡爲憂之古文。字當作厲。目惡而傳寫爲憂。蓋取仁者不憂之義。嗣濮王宗暉曾孫也。紹興二十七年登第。然宗室世系表已誤作不息。又載長子善臨。善臨子汝訓。汝訓汝諱汝諱汝諱汝諱汝諱汝諱。汝諱汝諱。即汝諱汝諱之謬也。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並爲清江學案

文節劉後溪先生光祖別爲邱劉諸儒學案

晦翁家學楊胡三傳

中散朱先生熟附子鑑

朱熟字受之文公長子從呂東萊學以蔭官將仕郎早卒贈中散大夫子鑑字子明官奉直大夫湖廣總領參姓譜

朝奉朱先生楚

朱楚字文之文公次子以蔭補官歷朝奉郎同上

侍郎朱先生在附孫沒

朱在字敬之文公季子以恩補承務郎歷官至工部侍郎侍經筵日讀父四書玉音訪問不已因請黜揚雄乞以二程張載從祀帝嘉納之孫浚字深源累官吏部侍郎死節同上

粹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引葉紹翁曰考亭子在趙州時好蓬階法從視其父異矣

朱小翁先生洪範別見介軒學案

晦翁門人

文節蔡西山先生元定別爲西山蔡氏學案

文憲黃勉齋先生榘別爲勉齋學案

文定李宏齋先生燾

文憲張主一先生治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朝奉輔傳貽先生廣別爲潛庵學案

輔先生萬別見潛庵學案

通直陳潛室先生埴別爲木鐘學案

文修葉西山先生味道別見木鐘學案

主簿杜南湖先生煜

杜方山先生知仁並爲南湖學案

隱君蔡節齋先生淵

運榦蔡復齋先生沆並見西山蔡氏學案

文正蔡九峯先生沈別爲九峯學案

文安陳北溪先生淳別爲北溪學案

陳後之先生易別見北溪學案

吏部廖槎溪先生德明

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州判余先生元一

漕帥趙先生師恕並見勉齋學案

安撫趙先生崇憲

朝散趙節齋先生崇度並見玉山學案

文節趙章泉先生蕃

郡守宋先生之源

特奏劉先生黼

許先生子春並見清江學案

忠肅彭止堂先生龜年

知州趙先生善佐

張錦溪先生巽

學博潘先生友端

胡季隨先生大時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朝奉王定庵先生瀚

縣令王先生治

侍郎詹先生儀之

尙書李先生大同

周先生介

府判鄒先生補之

黃先生謙

忠簡王渾尺先生介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呂先生喬年別見東萊學案

教授高先生松別見止齋學案

傅先生定別見設齋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通判傅曾潭先生夢泉

判軍孫燭湖先生應時

進士諸葛先生千能

進士周先生良

包克堂先生揚

包先生約

包先生遜

知軍石先生斗文

侍從石先生宗昭

喻先生仲可別見象山學案

趙先生師蒧

直閣趙先生師雍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梓材謹案晦翁弟子葉繁自別見諸學案外百餘人並入滄洲諸儒學案

晦翁私淑

宣獻樓攻媿先生鎰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正肅吳先生柔勝父口

吳柔勝字勝之宣城人幼聽其父講伊洛書知持敬之學淳熙中進士調都昌簿差嘉興教授御史湯頌勅其救荒浙右擅放田租爲趙汝愚收人心且主朱氏之學不可爲師儒自是閒居十餘年嘉定初歷國子正以晦庵四書與諸生誦習于是士知趣向後以祕閣修撰奉祠卒諡正肅參史傳

特奏陳先生縝附子口孫口

陳縝字德容羅源人淳質有守毅然任道少慕伊洛考亭之學屢試禮部獨以正心誠意爲說俱見黜後對時務擢第廷試復如初始終發明伊洛考亭之旨孝宗擢特奏第一時淳熙八年也子孫世其家學參道南源委

獻肅柴南溪先生中行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別爲鶴山學案

學錄詹流塘先生初別見勉齋學案

堂長蔡白石先生和別見北溪學案

文節李貫之先生道傳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常博李先生大有別見東萊學案

祕丞謝夢頤先生夢生別見水鏡學案

迪功陳先生均

陳均字平甫興化人俊卿從孫安貧力學以累舉當奉大對不就參稽宋史及司馬稽古錄徐氏國紀李氏續通鑑長編諸書用朱子綱目義例提要備言輯成宋編年舉要備要二書起太祖建隆庚甲迄寧宗嘉定甲申凡八十八卷端平初時宰言于朝下福州取其書賜迪功郎不受補

雲濠蘊案宋陳均有二一先生爲朱子私淑一字子公平陽人以秘閣修撰致仕真西山門人爲朱子三傳弟子見西山真氏學案

學士趙庸齋先生汝騰

趙汝騰字茂實宗室子居福州寶慶初舉進士歷官至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嘗入奏言前後姦諛興利之臣甚切直拜翰林學士後辭歸累召至闕復以翰林學士承旨知泉州知南宗正事卒贈四官參姓譜

粹材蘊案先生號庸齋亦有南塘之稱與朱子門人文懿汝談之號同又案何北山有繼回太守趙庸齋詩蓋先生知婺州時暫寓北山與王正敘也

克齋門人

主簿杜南湖先生煜

杜方山先生知仁並爲南湖學案

宣簡家學

文懿趙南塘先生汝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知州趙嫺庵先生汝謫別見水心學案

正肅家學

參政吳退庵先生淵

丞相吳履齋先生潛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朱學續傳

奉直方先生鎔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隱君趙江漢先生復別見魯齋學案

司法余桃谷先生季芳別見介軒學案

御史俞默翁先生浙

俞浙字季淵新昌人也。以開慶進士歷官御史。初爲賈似道所排。其後王爚引而入臺。而論者謂王私其鄉人。先生亦以三疏時事不報。求去。改官大理少卿。不就。宋亡。杜門講學。宗師朱子。學者稱爲致曲先生。雲濠案學案底本別傳云。先生私淑朱子之學。萬行寡言。莊重介潔。宋亡。杜門著書。學者稱爲默翁先生。所著有六經審問。雖騷審問。韓文舉隅集。宋之南也。浙東儒學極盛。而越中獨少。李莊簡公後。惟新昌石。

子重石天民石應之黃文叔呂聲之呂冲之其眉目也姚江孫燭湖師象山孫偉夫師水心山陰胡達材兄弟亦師象山而諸葛誠之往來諸儒之間韓菽山父子繼起世守劉子澄之教其後上虞劉習甫學于何氏唐忠介學于牟氏而先生復出于新昌最爲有光黃東發陳本堂皆重之補

州判熊天慵先生朋來附子太古

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咸淳進士元世祖求宋遺士而雅重進士以狀元王龍澤爲南臺御史先生與龍澤同榜聲名不相下然不肯表纓苟進隱居州里生徒受業者常百人取朱子小學書提其要領示之學者與人談經義日益不倦用治書侍御史王構薦連爲閩海廬陵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遠近師宗之晚以福清州判官致仕延祐設科行省爭請爲考官先生以應試者大半皆及門不赴其後江浙湖廣率卑辭致禮先生始往應其請及對大廷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元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尤鮮先生屢以爲言蓋先生之學諸經中三禮尤深是以當世言禮學者咸推宗之至治中英宗始親祀太廟銳意制禮作樂學士元明善以先生薦未及召而卒年七十八有經說七卷子太古字鄰初舉至順二年鄉薦官江西行省員外郎晚隱儲山著書以老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匯案黃氏補本熊先生朋來列胡熊諸儒學案俞先生瑛列李俞諸儒學案謝山序錄並無其目以皆爲朱學入是卷

隱君俞石澗先生瑛

俞琰字玉吾。吳郡人。生宋寶祐間。以辭賦稱。宋亡。隱居著書。自號林屋山人。精于易。世之言圖書者。類以馬毛之旋。象文之坼。獨先生持論。謂尚書顧命。天球河圖在東序。河圖天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者。爾崑崙產玉。河源出崑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石而白。有文者。其立說頗異。嘗著經傳考證。讀易須知六十四卦圖。古占法卦爻象占分類易圖合璧。連珠等書。潛心三十餘年。惜其書無存。惟周易集說十三卷。而以易圖纂要。易外別傳附焉。武宗至大二年。門人王都中爲之刊行。所居傍石澗。學者稱爲石澗先生。同上。

周易集說自序

周易集說者。集諸說之善而爲之說也。易爲善。能明三聖人之本旨。則善也。夫易始作于伏羲。僅有六十四卦之畫。而未有辭。文王作上下經。乃始有辭。孔子作十翼。其辭乃備。當知辭本于象。象本于畫。有畫斯有象。有象斯有辭。易之理盡在于畫。詎可舍六畫之象。而專論辭之理哉。舍畫而玩辭。舍象而窮理。辭雖明。理雖通。非易也。漢去古未遠。諸儒訓解。多論象數。蓋亦有所本。至魏王弼以老莊之虛無。倡于前。晉韓康伯又和于後。聖人之本旨。遂晦。沿襲至唐。諸儒皆宗之。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于易則取王韓。而孔穎達輩以當時所尚。故雖其說未盡善。亦必爲之回護。由是二百年間。皆以虛無爲高。至宋濂洛諸公。彬彬輩出。一掃虛無之弊。聖人之本旨始明。奈何世之尚占而宗邵康節者。則以義理爲虛文。尚辭而宗程伊川者。則以象數爲末技。而程邵之學。分爲兩家。義畫周經。亦爲兩途。遂使學者莫之適從。逮夫紫陽朱子本義之作。發程邵之未發。辭必歸于畫。理不外于象。聖人之本旨。于是乎大明焉。琰幼承父師面命。

首讀朱子本義。次讀程傳。長與朋友講明。則又有程朱二先生所未言者。于心蓋不能無疑。乃歷考諸家易說。撫其英華。萃爲一書。名曰大易會要。凡一百三十卷。不揣固陋。遂自至元甲申。集諸說之善而爲之說。至元貞丙申而後成。凡四十卷。因名爲周易集說云。

唐齋續傳

祕書趙大蓬先生必齋

趙必齋字伯煒。晉江人。濮安懿王八世孫。補承務郎。悵望中原。懷古賦詩。慨然有祖述之志。從益王至永嘉。蒲壽庚爲福建廣東安撫使。發舟航海。次泉州港口。壽庚作亂。以田真子降元。先生逃甌窰村。真子遣兵勒還。草降表。先生誓必死。持匕首自刺。吉甫抱哭曰。我愧死萬萬。不能復見子矣。張世傑回兵圍城。壽庚盡殺宗室。縛先生將斬之。錄曹參軍吳伯厚以計出之。遂居泉之東陵。參姓譜

梓材匯案吳禮部序陳監丞衆仲安雅集序云。君之學。得于外舅趙大蓬。名必齋者爲多。必齋庸齋汝騰之孫。有學行。君早從指授。故前輩淵源。尤所習聞。則先生之家學可見矣。宋史宗室世系。自體安懿王。歷建孝良王宗。蓋安康郡公仲郵。豫章侯士誠。直隸。聞不敵善。梓汝騰。凡七世。汝騰子崇堂。崇堂子必齋。蓋通字之譌。又案先生官至祕書。宋潛溪云。南塘趙氏之孫。二陳之外王父也。故謝山于陳衆仲。謂其先世得于趙南塘云。

默翁門人

隱君黃先生奇孫別見潛菴學案

石澗門人

清獻王本齋先生都中別見魯齋學案

大蓬門人魯齋三傳

縣尹陳先生仁伯

陳仁伯莆田人官同安尹莆田之先達有二陳焉一則先生一則國子丞衆仲皆以文鳴于時實兄弟也其學出于南塘趙氏參宋文憲學

監丞陳先生旅別見草廬學案

14114



省立新竹中學

4
8-12
752



576
12